

商海弄潮

诗意夜色

王洁云(贵州)

闲走在城市夜色里，时光在闲散的脚步里走掉，惬意在闲散的脚步里增添。

美丽的夜色，让我忘记了时光，也让我忘记了烦恼。剩下的，自然就只有闲走的愉悦。

线条与光影的组合，让夜色的诗意更有动感，也让夜色的意境更显空灵。

漫步在一条蜿蜒流淌在楼宇间的小河旁边的树林里。

人眼所见，一栋又一栋被灯光渲染的楼宇，变得妩媚多情。因为夜色与灯光的融入，河水柔美的波光，变得更加绚烂多彩。楼宇映照在河水里的倒影，被粼粼波光摇曳成了斑斓的梦幻。

经过光影的融入，夜色变成了纵横交错的线条。建筑物的线条，道路的线条，小河流水的线条，或是直线与直线相组合，或是曲线与曲线相组合，构成了各种形状图案。这些图案，在或明或暗的光影映衬下，在朦胧的夜色里组成了若干美不胜收的图画。这些图画，无论从什么角度观赏，都富有诗意，都能品读出美妙的韵味来。

走进诗意的夜色，让灵动的水光，把我融化，融化在如诗如画的都市夜景里。

夜色与水光相遇，成就了城市夜晚的魅力。

水光把实景与倒影，变成了艺术的具象，也变成了艺术的想象。虚虚实实之间，光与影，明与

暗，直与曲，把美妙的情与景，构建得如梦如幻。艺术的想象，可以在画面的空白地方，任意表达一种想要表达的情感，把人眼的情景，变得情深意长，让自己的心，在长夜里久久地感动。

慢慢品读，才明白夜色与水光的组合，都是有情有义的归宿。

或许，在某一个偶然的夜晚的某一个偶然时刻，会有一个与我灵犀相通的人，与融在城市夜景里的我相遇，成为知音。

我的心跳，从此不再孤独。

二

闲走在城市的诗意夜色里，漫步在城市如画的夜景里，一切所见，都是诗的意境，都是画的空灵。

伫立在桥边的草地上，细细品尝闲适时光的美妙。

灯光的渲染，让夜色变得绚烂。

浅绿的光影，粉红的光影，深蓝的光影，或一缕，或一圈，或一束，或一片，把夜幕中的树林，树林下的石径，石径旁的小河，小河边的草地，随意地自然而然地渲染成了一幅幅意韵深远的彩墨画。

光影的点染，把夜色中的小河流水滋润得色彩缤纷。

小河流水潺潺，树木的倒影被摇曳的水波揉成一河蓝色的光影，荡漾着一个又一个斑斓的梦幻，或浪漫，或曼妙，或朦胧，或迷离，把夜色和光影装扮的时光，变成了唐诗宋词的意境。

河堤边上，垂柳依依，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渐渐变宽的河面。不禁想起宋代诗人姜夔的一句诗：“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陵。”夜色中亭亭玉立的荷叶，一张张宛若碧天云霞，晚风犹如涟漪，不断送来阵阵清香。如此良辰美景，岂能错过？循着荷香，摇曳一只小船，划进如水般轻柔的夜阑，寻找那个如梦如幻般存在的佳人……

光影的映照，让树木变得美妙。

树木的衬托，让夜色变得稳健。

青青草地上，几株樟树遒劲苍郁的树枝，把夜空划分成了别具一格的画面，巍然屹立的树干，在夜色与光影交织的灿烂里，站成了一地的诗情画意。

蜿蜒石径旁，几株榕树分岔蓬生的几根枝干，仿佛如来的擎天手指，在夜色和光影里摆谈齐天大圣一个筋斗云可翻十万八千里的传说……

在夜色里伫立，把一河清梦，

把一树传说，把一地灿烂，刻成心境的感悟。

夜色的静美，靠自己感悟。

夜色的诗意，靠自己品读。

夜色的惬意，靠自己感受。

做好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把事做好，把人做实。

做人做事，如此而已。

静赏一地草色，静看一河波光，静观一桥卧波，灵魂在夜色中宁静，心跳在波光中平稳。

闲走一程夜色，闲观一幅图画，闲品一首小诗，日子在过得踏实，让光阴过得充实。

悠闲地品尝如诗的夜晚，静静地观赏如画的夜景，一天的琐碎时光，在静谧中变得宁静。

三

夜，渐渐变深。

夜色弥漫的城市湿地公园，人间烟火的味道，依然浓郁。

遥远的温柔，被一夜柔美的时光，浸润成天穹里的斑斓梦境。夜色把憧憬变成梦境，让时光把最美妙的回忆，留在无人留意的天边，慢慢变成深夜里漂浮在天边的几缕柔柔云霞。

璀璨的灯火，在树林的枝叶间闪烁成了夜色纷飞的诗意。树枝变得缤纷绚丽，树干变得遒劲挺拔。夜色与光影的融合与映衬，让树变得比平时壮美了许多，雅致了许多。

壮美，是因为树的挺拔让夜色获得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雅致，是因为树的遒劲让夜色获得了一种审美的乐趣。

树的挺拔，映衬了小河流水的静谧。小河平静的水面，把白天

吸纳的阳光、见惯的风雨，连同夜里的光影，反射到树枝的缝隙里，星星点点，变成夜色呢喃的诗句。

树的遒劲，映衬了花草的轻柔。花花与草草，把所有的柔美和绿意，都抹在夜色里，努力把树干黑色的身影衬托得更加遒劲。树与花草相互映照，彼此的美都得到了展示。

时光安静了，我的步履闲适地在夜色里踱步。

思绪安静了，我的目光轻快地在宇宙中漫游。

仰望夜空，我的目光穿行在渐渐浓厚的云层里，寻找天际与楼宇相连的界限，让梦境回归深邃的夜色。几缕柔美的云霞伴着远处楼宇顶上的阑珊灯火，柔软地燃烧着我的心。几缕已经在老去的时光里渐渐变得斑驳的憧憬，在柔软的夜色里，依稀可辨我也曾经有过的意气风发。

仰望夜空，灯光与夜色交融的光影里，远处的一排排楼宇，顶立在天与地之间，演绎成了一道流年的壮丽风景。一轮明月，伫立在离我最近的一栋楼宇的顶尖之上，在如絮的云层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让我仰望星空的目光不再胆怯。

夜，变得更深。

小河入睡了，河水在均匀地呼吸，微微的气息，化成了闪烁的波光。

小桥静卧在河流上，把引渡的执着，变成一抹蓝色的倒影，像女神纯净的梦一样，恬静、甜美。

是谁？变成了小河堤坝上的那块石头，静静地让女神的梦幻，静静枕了一夜……

显瘦削的脸基本罩完，从额头可以看出他苍白的脸色来。这就是伫立在梭磨河边用美声高歌《桑塔·露琪亚》的志敏吗？我略微吃惊，志敏果然不再是“圆脸”了。

志敏和我握手。这是疫情近三年我们第一次握手。志敏解释说，这几天卖保险的一直纠缠他，他干脆不接电话了。志敏回过回头对物业两位咧着嘴笑笑，除了表示谢意，分明还流露出一丝得意，似乎在说：我还是有朋友的，还给我送书来。

我提上书和杂志，跟志敏去他家，准备好闲聊。物业经理在后面叫住我，“帮我一个忙”，他压低声音，“提醒一下您的诗人朋友把走廊里、房间里堆积的旧家具、旧纸板、废书废报处理掉，一来消除火灾隐患，二来也让走廊、房间变清爽一些……”他双亲前几年去世，他好像不喜欢交流了，您要劝他振作起来！”

那天，我和志敏聊了很久。走的时候我说，“下周我们到东郊记忆碰头哦，不见不散！”

在东郊记忆碰头

石维明(四川)

我经常想起我的东郊网友，怀念起我们生命中交汇的某些点、某些线、某些故事。

我和志敏生活、工作在一个城市的西郊和东郊。他是东郊一家企业的工人，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省总工会组织的马尔康笔会的网友。笔会后那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彼此都是单身文学青年，自行车蹬十来公里根本不是个事。在茶馆里聊文学，喝着二元一杯的“三花”，可以从正午聊到黄昏。还互相到家里做客。

后来我们都恋爱、成家，陷入职场加班和人事纠葛……座机、BP机换成了按键手机，又换成了智能手机，见面次数却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最近几年，我们一年也难得见上一次。

每次见面，我都会送他几本书、几本杂志，有的是我编辑的，有的是报刊登的。那时候的报刊亭，是城市街道的一道素雅的风景。

我们一般是在“东郊记忆”工

业文化广场碰头，我坐地铁过去。

有时我们也在“金沙遗址”见面。志敏坐二环高架快速公交过来。渐渐地，我感觉志敏言语少了，身体也没有原来那样挺拔。

去年秋天的一天，参加一个作家的新书首发式，和网友聊起马尔康笔会，突然想起，由于疫情，我似乎有将近两年没有志敏的消息了。当晚，我给志敏打电话，问他最近忙什么，还好吗？志敏的声音似乎比较迟疑，说：“也没忙什么，就是写了几首诗……”我想起我刚出版了一本书，还有一些书、杂志，准备给他，过几天在“东郊记忆”碰头吧。他说好啊，就没有更多的语言了。

周末，我乘地铁去“东郊记忆”。路上，我回想起昔日马尔康笔会的往事。到马尔康的第三天，当地一名三十岁左右、长着紫红色圆脸的文学青年来访。林文询告诉我们：“文学青年叫阿来，我向他约过稿。”阿来对“成都省”来的这帮人逢人就称“老师”，其实，我们这支队伍里唯有林文询、张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79 期

锦里诗苑

又见芦花飞

花瓣雨(湖北)

在风中

除了留白，不会有太多的赘述

一些影子，沉默地

拂过湖面

深藏在身体里的秘密，温润而执着。比如等待不再是唯一

骨头里的情愫，在拔节

月下，芦苇荡

疯似地滋长着

而你，一袭白衣

从远处走来。风，仍未将息

五律·龙吟

田素伟(山东)

昂首向苍天，龙吟玉兔欢。

春风除旧貌，雨露浴新颜。

桃李吐芽蕾，梅竹展秀谦。

平原千里翠，满目彩蝶翩。

醉花阴·江城映梅

姚承兵(湖北)

魂梦依杯底泪，陌上尘烟醉。

白首又经年，残月青霜，遣闷和衣寐。

娥眉淡淡横波戏，几度柔情恹。

纤裳绕瑶琴，星夜无尘，温婉风姿魅。

七绝·吟秋

王凤平(四川)

(一)

春去秋来又一轮，秋声催赶路中人。

归乡雁字穿云过，霜叶迎风遍野新。

(二)

秋雨秋风落满川，夏花燃尽菊方妍。

任他四季如轮去，只吐芬芳不计年。

(三)

斜阳草树渐秋深，郁郁黄花香满林。

寄语飞鸿慎抬步，山间又发一层金。

姓刘的理由

肖波(四川)

“对，就是这儿。”

父母下车打开后备箱，让小刘夫妻俩抱上里面的鲜花，随他们上山。

这是要去祭拜父亲哪位牺牲了的战友吧！小刘心里想，父亲当年可是参加过战争的。

穿过一排排队列如方阵般整齐的墓碑，父母最终站在一位叫刘星的烈士墓前。

将鲜花献上，小刘夫妻随父母恭恭敬敬向烈士鞠了三鞠躬。

“愿意听听这位烈士的故事不？他是我的战友。”父亲问。

“愿意！”小刘夫妻俩异口同声，蜜月期间把自己小两口带到这来，一定别有深意。

“那好。”父亲沉吟了一会，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和这位刘星烈士，当年是同一个连的战友，他是副连长，我是排长。那年他也和你现在一样是29岁。部队接到命令后，他特意写信告诉老家的未婚妻，战争很残酷，上了前线就生死难料了，愿意分手让未婚妻去追求安宁和幸福。谁知未婚妻竟然在我们出发前赶到了部队，毅然与他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三天，我们就开赴前线了。

父亲顿了一顿，眉头锁了起来，语气有些怏然：那天，本不该是他牺牲的。

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偷袭，追击途中，他发现了埋伏的敌人，来不及提醒，一把推倒正往前冲的我。“突突”声中，我避开了子弹，而他却扑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两年后，部队从前线胜利归来，我专程去了他位于偏僻乡村的

“到了就知道了。”父亲回答，再不言语。

车行半个多小时，转过一道山弯，眼前突然开阔起来。不远处，一整座山白皑皑一片从山脚铺向山顶。

“到了。”父亲说。

“烈士陵园？”小刘不解。

锦里侃山

《王二哥歪传》谐说人间真情

杨红英(四川)



翻开《王二哥歪传》，发现这部33万字的四川方言长篇小说就是曾经风靡大西南的《生活麻辣烫》的剧本，若有机会拍成连续剧，定会吸粉无数。那么，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合上书本，静心揣摩，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运用有声有色的方言，让故事充满趣味。在现代社会，当阅读已成为一种